

從若干事證檢驗溫庭筠的生年之說

張以仁*

本文以溫庭筠交遊崔咸、李遠、渤海王子、莊恪太子及年少時受表親橫楚等事例為據點，驗證溫庭筠生年的各種說法，以為皆有瑕疵，不能成立；旨在提供一種消極的考證新方向，以簡明的方法澄定舊說之紛紜。

關鍵詞：溫庭筠 崔咸 李遠 渤海王子 莊恪太子 姚勗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前言——兼論卒年是非

公元一九三二年，夏承燾先生作〈溫飛卿繫年〉，擬訂溫庭筠生於唐憲宗元和七年（812），卒於懿宗咸通十一年（870）以後至咸通末年（873）之間，「得年六十左右」。¹ 七十年過去，學界對溫庭筠生卒年的研究，並不以夏氏之說為滿足，議論紛呈，令人眼花繚亂。關於卒年之說，自施蟄存先生〈讀溫飛卿詞札記〉一文提出其弟溫庭皓撰墓誌為證，而訂其卒於咸通七年（866）後，可以說已成定論，他的意見是這樣的：

溫庭筠墓誌宋時已出土，《寶刻叢編》卷八著錄云：「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誌，弟庭皓撰，咸通七年。」據此可知飛卿卒于咸通七年（866），終于國子助教，此不得謂之「史籍無證」也。惟《全唐文》有咸通七年十月六日溫庭筠〈榜進士邵謁詩榜〉一文，則其卒必在十月六日以後。惜墓誌全文不傳，不能詳其年壽略歷，生平遂無可考。

此文收於《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然實成於一九六四年七月，見該文文末附筆。² 後來林邦鈞〈論溫庭筠和他的詩〉也作為此說，見一九八一年《文學遺產》第四期，沒有提到施蟄存，或者與施氏不謀而合；而顧學頤〈溫庭筠行實考略〉一九八三年再刊於《唐代文學論叢》第四輯時，即根據林邦鈞之說，對舊文作了補充云：「據《寶刻叢編》卷八所載：『唐國子助教溫庭筠墓誌，弟庭皓撰。咸通七年。』則庭筠卒于本年冬，確然無疑。」並加注說明其說得自林氏，不知施氏已早有此說。我詳述這一案例，並非指斥林氏竊人之創發為己有，他可能與施氏不謀而合；也並非譏諷顧氏涉覽不週，著作千萬，這樣的情況人人都可能遭遇。只是此事剛好遇上，便寫出來為蟄老一伸委曲。

卒年的異說尚有盛成的八七二年，見所撰的〈溫庭筠〉一文，一九五八年四月刊載於《中國文學史論集》，在施說之前。盛氏並未陳述理由，其年在夏說包孕之中，可能即採夏說。另沈祥源、傅生文於一九八七年合撰《花間集新注》一

¹ 見夏承燾，〈溫飛卿繫年〉，《唐宋詞人年譜》（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

² 黃文吉，《詞學研究總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林玫儀，《詞學論著總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二書皆未注意及此。

書，卒年作八七〇，未出夏說範疇，見於所附作者小傳。其時施、林、顧說久已問世，何以置之不顧，未見說明。王達津則別倡八八二之說，見於一九八二年所撰〈溫庭筠生平的若干問題〉一文（《南開學報》第二期），該文對墓誌之說，有如下的辯駁：

唐代人常常預作墓誌，但不一定就死去。杜牧自作墓誌，時年五十。岑仲勉據他的文章考證杜牧當死在五十一歲。而實際他的文章，終止于五十五歲時（見拙作《古詩雜考·杜牧的卒年》，《南開大學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實年五十五。那麼《寶刻叢編》載咸通七年溫庭皓〈溫庭筠墓誌〉即令是真的，或也是生時所擬，未可作為依據。

他的說法，不久即為陳尚君駁斥，同樣是在一九八二年的《南開學報》，陳氏發表他的〈也談溫庭筠生平之若干問題〉一文在第六期上，他是這樣說的：

晉代陶淵明、唐代王績、顏真卿、杜牧、清代王夫之，均曾在生前自撰墓誌或祭文，而生前即請人預作墓誌的，在已出土的數千塊唐人碑誌中，尚未有先例，未知王先生另有所據否？自作墓誌是一種參透生死的達觀行為，而旁人代作，則無異於詛咒誌主早死，揆以情理，必不可能，何況溫誌早經勒石入土了呢？故仍應以墓誌為信。

這樣看來，庭筠卒年為公元八六六年，得溫庭皓所撰墓誌有《寶刻叢編》著錄出土實物為證，應該可算定論。（相關問題，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皆有解答，可參，此不贅。該書收入陳氏所著《唐代之文學叢考》一書，參注5。）

有關庭筠生年的討論，則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學者們根據庭筠〈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及〈書懷百韻〉詩，³ 深探細索，破舊陳新，其中不乏精闢見解，引人入勝。但苦舊漏補而新隙張，或顧此以失彼，或是己而非人，眾說嗷嗷，是非待定。本人因不揣譾陋，擬擇若干可據資料，作為平準，藉以權衡眾說。本文之作，不在諸家理據之篩檢批判，而在諸家結論之驗證，化繁為簡，不勞跋涉，雖不敢自矜為直趨鵠的，卻是一種藏拙之道。

³ 原題作〈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王府。將議退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子二侍御，回中蘇端公，鄆縣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三友人一百韻〉，以過長，撮要名之。

二、異說紛呈現象及其原因述略

歷來有關溫庭筠生年之說，我曾經寓目的，夏說公元八一二年之外，更有下面幾種：

- (一) 牟懷川〈溫庭筠生年新證〉：生於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亦即公元七九八年。⁴
- (二) 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生於德宗貞元十七年，即公元八〇一年。⁵
- (三) 盛成〈溫庭筠〉：生於德宗貞元十八年，即公元八〇二年。⁶
- (四) 黃震雲〈溫庭筠籍貫及生卒年〉：生於憲宗元和十二年，即公元八一七年。⁷
- (五) 沈祥源、傅生文《花間集新注》（以下簡稱《新注》）：生於憲宗元和十三年，即公元八一八年。⁸
- (六) 王達津〈溫庭筠生平的若干問題〉：生於穆宗長慶四年，即公元八二四年。⁹

以上六種說法，只陳結論，不錄理據，這是由於與本文討論的重點無關之故。其中在夏說八一二之前者有牟懷川、陳尚君、盛成等三家，盛成未提任何理據，其說與陳氏只差一年，可以合併為一。在夏說之後者有黃震雲、《新注》、王達津等三家，《新注》未陳理據，從黃震雲文得知有劉開揚《唐詩通論》一書，亦作八一八年，與《新注》同，惜一時未及見，好在此說與黃氏只差一年，可以合併。因此綜為四種：

- (一) 牟懷川的七九八年。
- (二) 陳尚君、盛成的八〇一至八〇二年。
- (三) 黃震雲、《新注》的八一七至八一八年。

⁴ 牟著見《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4.1。

⁵ 陳著見《中華文史論叢》1982.2，後收入所著《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本文採自後者。

⁶ 盛著見《中國文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8），又載於《新夏》34(1973.6)。本文依據前者。

⁷ 黃著見《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3。

⁸ 沈、傅《花間集新注》（江西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⁹ 王著見《南開學報》1982.2，又載《唐詩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四) 王達津的八二四年。

造成這樣的歧異，主要的原因是：所據資料有欠明確。庭筠生平經歷，史闕有間，《舊唐書》本傳不過二八七字，《新唐書》附〈溫大雅傳〉，更只有二一二字，且二〈傳〉彼此亦多違誤（顧學頤曾撰〈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一文討論，讀者可參），是以諸家多別蒐資料，以為補正，或即據以為推論的根據。其中以庭筠所作詩文最為常見。但這種資料，往往有欠明確，需待通過假設，或別加疏解，始能展轉認知。假設解說不同，結論便大異其趣。例如同樣據溫詩〈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淮南李僕射」，是一個重要的關係人，顧嗣立重校《溫飛卿詩集》便以為是作過「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的李蔚，他為吏部尚書時，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銜。¹⁰ 其說為王達津所認同，乃據以推定庭筠生於八二四年；夏承燾、顧學頤則以為是李德裕，因為根據《舊唐書》本傳，李德裕亦曾為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因據以推定庭筠生於八二一年；¹¹ 陳尚君則以為是李紳，他根據《舊唐書》〈武宗紀〉：「以宣武軍節度、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李紳代德裕鎮淮南。」及〈李紳傳〉：「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使事。」等資料，認為李紳與溫詩的「淮南李僕射」相合，因據以推定庭筠生於八〇一年。¹² 同樣的資料，由於對關鍵人物的擬設不同，結論因而大異。又如詩中言「婚乏阮修錢」，夏承燾〈溫飛卿繫年〉以為「知此時尚有親在而未婚也。」似乎純粹根據所擬年齡為二十九歲而作為此說。牟懷川〈溫庭筠生年新證〉則以為「當是妻死而未續」，王達津〈溫庭筠生平的若干問題〉同。而陳尚君〈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則以為「或為〈繫年〉推測的『嘗喪妻再娶』」（仁案：查〈繫年〉未見此語。）「或係借喻無錢為進身之資」。他們都是據「阮修」事典立說——《晉書》〈阮修傳〉謂阮修「家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因推論庭筠撰此詩時年已四十餘。

類似的差異不止一處，所據資料既欠明確，是以假設紛呈，異議滋生。論爭者是己非人，讀者則是非莫定，無所適從。因此本文擬提出幾項明確的事例以為

¹⁰ 見清·曾益等，《溫飛卿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¹¹ 見夏承燾，〈溫飛卿繫年〉，並參注1。顧學頤，〈溫庭筠行實考略〉，《唐代文學論叢》第四輯（陝西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此文初刊於《武漢日報·文學副刊》（1946）。拙文根據前者。

¹² 見所撰〈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

檢驗的標準，孰破孰立，上述諸說通過此一檢驗，庶幾妍媸可辨。

三、從幾項事例看諸家異說

(一) 崔咸之例

庭筠曾與祕書監崔咸相交，崔過世後，溫曾作〈經故祕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一詩，云：

昔年曾識謝宣城，松竹風姿鶴性情。唯向舊山留月色，偶逢秋澗似琴聲。

乘舟覓吏經興縣，爲酒求官得步兵。玉柄寂寥談客散，卻尋池閣淚縱橫。

詩中推許崔咸的高雅，暗寫其登高賞月臨水彈琴的高懷逸趣，此後舊山月色、秋澗泉流，都使人懷想音容。似乎隱隱有以伯牙鍾期高山流水的事典相況的意思。按崔咸是唐憲宗元和二年（807）的進士，卒於文宗大和八年（834）十月，見《舊唐書》卷一九〇文苑本傳，史稱他「棲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庭筠擅音樂，詩詞絕代，聲氣相投，與之論交，自在意中。但如依王達津溫氏生年爲八二四之說，崔咸卒時，庭筠只有十一歲，即使此詩爲日後所作，¹³ 他與崔咸交往時尚在孩提時段，詩以伯牙鍾期相擬，是否適當呢？他又怎樣參與諸客揮塵清談的雅會呢？便是黃震雲的八一七及《新注》的八一八之說，也同樣有年齡不稱的問題。

(二) 李遠之例

庭筠曾與李遠相交，李遠是文宗大和五年（831）的進士，見《溫飛卿詩集箋注》注引郝天挺《唐詩鼓吹》注，¹⁴ 溫有詩〈春日寄岳州從事李員外二首〉，其次首云：「從小識賓卿，恩深若弟兄。……」顧學頤〈溫庭筠交游考〉云：「可

¹³ 顧學頤，〈溫庭筠交游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5）以爲作於「崔卒之後，庭筠重遊揚州之時。」實即崔氏卒年。所撰〈溫庭筠行實考略〉一文即繫此詩與遊揚州同在大和八年。

¹⁴ 見《溫飛卿詩集箋注》。夏承燾〈溫飛卿繫年〉、顧學頤〈溫庭筠交游考〉都有此說，爲拙文所據。

見庭筠與李遠自幼相識，友情甚篤。」但如果據此以檢驗王達津的說法，則李遠中進士時，溫庭筠才八歲。那麼，「從小識賓卿」怎麼解釋呢？這樣的語氣難道不是總角之交嗎？難道是一個八歲的孩子結識了一個中了進士的成人嗎？難道是對待一個較自己年長十歲乃至二十歲的大人的語氣嗎？他們的「恩深若弟兄」的交情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禮謂十年以長兄事之。若年齡相去懸遠，是否可以「弟兄」相稱，是很有問題的。溫庭筠〈秋日旅舍寄義山侍御〉詩有「旅雁初來憶弟兄」句，顧學頡〈溫庭筠行實考略〉據以論溫、李年齡相去不遠。張爾田《玉谿生年譜會箋》謂義山生於元和七年，顧謂溫「約生于本年前後」，夏承燾即以溫、李為同年生。這就是說，依照一般的情況來說，用「弟兄」的字樣應該表示年齡的差距不遠。以此例和崔咸的例子合併看，依王達津之說，似乎庭筠小的時候，專愛找年齡大的人結交，而對方也不以為異。他真是個奇特的幼童呢！黃震雲、《新注》之說，一為十三歲，一為十四歲，也不免受同樣的質疑。

（三）渤海王子之例

溫庭筠有〈送渤海王子歸本國〉詩，云：

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勳歸舊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是天涯。

夏承燾〈溫飛卿繫年〉繫此詩於文宗太和六年，即公元八三二年，庭筠二十一歲。他說：

《詩集》九有〈送渤海王子歸本國〉一律。案《舊書》一九九下〈渤海靺鞨傳〉：「太和六年，大彝震遣王子大明俊等來朝。」又：「七年二月，王子大先晟等六人來朝。」又云：「開成後亦修職貢不絕。」此王子若是大明俊，則庭筠詩有甲子可考者，以此為最早。

案渤海王子來朝，其事可溯自唐中宗即位之年（684），《新唐書》卷二一九〈渤海傳〉云：

中宗時祚榮遣子入侍。……睿宗先天中遣使拜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肅宗）寶應元年（762），詔以渤海為國。……（德宗）貞元間（785-804）凡四來。……（憲宗）元和中（806-820）凡十六朝。……文宗世（827-840）來朝十二。（武宗）會昌（841-846）凡四。……（懿宗）咸通（863-873）三朝。

可見渤海國與唐關係之密切。惟《新唐書》有關二國外交往來記載雖較《舊唐書》爲豐，卻未言來使身分，更未及王子名號。其中有那幾次是有王子參與的，不得而知。《舊唐書》〈渤海靺鞨傳〉則除載太和六年七年二例如夏承燾所說外，亦載有中宗時祚榮遣子入侍事如《新唐書》，更於德宗貞元七年（791）八月記載：「其王子大貞翰來朝，請備宿衛。」十年（794）正月記載：「以來朝王子大清允爲右衛將軍同正。」¹⁵但三例皆在六家所擬庭筠生年之前，與本文無關，可以置之不論。另外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云：「開成四年（839）十二月戊辰，渤海王子大延廣……等朝貢。」爲新、舊《唐書》所無。顧學頡〈溫庭筠交游考〉據以謂溫詩所送王子即大延廣，顧氏說：「大延廣十二月至長安朝貢，回國不必即在當年，故溫送詩可能在次年。」所謂次年，即公元八四〇年，也是文宗最後一年。文宗是卒於此年的正月，年三十三歲。

這樣看來，就所知載有名字的渤海王子，共有三條，和我們所談的問題有關，即：

（一）大和六年（832）的大明俊。

（二）大和七年（833）的大先晟。

（三）開成五年（840）的大延廣。

都在文宗時代。

現在，讓我們回到上述庭筠〈送渤海王子歸本國〉詩上。這首詩，有下面幾點是可以認定的：

（一）它作於送渤海王子歸國之時，而不是事後追記。

（二）溫氏參與了送別的行列，時間是在凌晨。渤海王子的交通工具是否船隻，不得而知，但渤海國近海，在長安之東，故詩詠水行，所以說：「開帆到曙霞」。¹⁶

（三）渤海王子或曾侍君側備宿衛，有功於兩國邦交，¹⁷今期滿歸去，所以

¹⁵ 同正，即「同正員」，官職。謂正員之外，別設一員。《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元年：「壬寅，左千牛中郎將宋王成器，爲左衛大將軍司農少卿同正員。衡陽王成義，爲右衛大將軍太府少卿同正員。巴陵王進範，爲左羽林衛大將大僕少卿同正員」，皆其例。

¹⁶ 如日本爲島國，韋莊〈送日本國僧敬龍歸〉，亦以船航爲說云：「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東更東。此去與師誰共道，一船明月一帆風。」

¹⁷ 渤海王子來朝，或「入侍」，或「宿衛」，或爲「右衛將軍同正」，見《舊唐書》卷一

說：「盛勳歸舊國」。

(四) 莊恪太子喜宴遊，渤海王子供職期間，想亦不乏詩歌酬唱之事，或於臨去時賦詩作別，所以說：「佳句在中華」。

(五) 別時應該是在秋天，因為有「秋漲」字樣。

(六) 送別的地點（或者是平日生活的地區）應該是在京城，因為有「九門」字樣。¹⁸

以上述諸點檢視顧學頡「大延廣」之說，至少有三點是可斟酌的：第一點是大延廣為朝貢而來，旋即賦歸，並未任職（如備宿衛）於唐。是否賦詩作別不得而知，但絕談不上「盛勳歸舊國」；第二點是大延廣來朝是文宗開成四年十二月，即如顧氏所言「回國不必即在當年」，除非任職，否則也沒有遲至次年秋天之理。文宗即於次年（840）正月晏駕，他如沒有歸國，勢須參與唐之國喪，溫詩何以隻字未及其事？第三點，莊恪太子已於開成三年暴卒，¹⁹ 溫是太子集團的人，避禍猶恐未及，有何機緣參預此事？從這些地方看，顧說恐怕不能成立。

夏承燾氏認為「渤海王子」是指大明俊，時間是在文宗太和六年（832）。此一意見，也涉及太子的問題。根據唐史的記載，莊恪太子李永被冊立為皇太子是在太和六年十月。²⁰ 大明俊如果是此年秋後歸國，便在太子冊立之前，其時庭筠恐怕尚未從太子遊（詳下文），似乎沒有身分，也沒有機會參與其事。

這樣看來，合乎這些條件的，恐怕只有大先晟了。這位渤海國王子，是在太和七年二月來唐，可能供職宿衛，與新冊立的莊恪太子頗有交往，秋季始行歸國。庭筠其時蒙大臣之薦舉，得從太子遊（詳下文）。平素諒不乏詩文唱酬之樂，²¹ 而陪侍太子、迎送外賓、賦詩贈別，亦是文學之臣份內之事。則此詩當作於公元八三三年，即太和七年秋季。那時庭筠的年齡，照黃震雲與《新注》所擬生年推算，只有十七或十六歲，照王達津的推算，則只十歲，似乎都嫌過小。

九九〈渤海靺鞨傳〉。

¹⁸ 古代天子有路、應、雉、庫、臯、城、近郊、遠郊、關等九門，見《禮記·月令》注。

¹⁹ 見《舊唐書》卷一七五、《新唐書》卷八二莊恪太子傳。

²⁰ 參注19。

²¹ 莊恪太子因耽於宴遊而險遭廢立。見《舊唐書》卷一七五本傳。《新唐書》卷八二本傳亦言：「太子稍事燕豫，不能壹循法。……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群臣頓首言……意稍釋。……」

(四) 莊恪太子之例

溫庭筠曾從莊恪太子遊，夏承燾〈溫飛卿繫年〉雖然說得不大肯定，²² 卻是較早提出這個說法的。後來陳尚君撰〈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云：

庭筠挽歌作於莊恪死後不久，「鄴客瞻秦苑」，用建安諸子爲魏太子客事，說自己瞻望宮苑，悼念太子，知其曾從太子游。〈太子西池二首〉（卷三），〈雍台歌〉（卷一）首云：「太子池南樓百尺」，均與太子有關，當屬從游時作。

對從遊事持肯定態度。更據庭筠〈謝襄州李尚書啓〉，考定從遊係蒙李翱推薦，云：

庭筠入東宮游，疑出于李翱荐舉。〈謝襄州李尚書啓〉說：「某櫟社凡材，燕鄉散質，殊無績效，堪奉恩明。曷當紫極牽裾，丹墀載筆。顧循虛淺，實過津涯。豈知畫舸方游，俄升於桂苑；蘭局未染，已捧於紫（芝）泥。此皆寵自升堂，榮因著錄，勵鴻毛之眇質，托羊角之高風。」²³ 大和至咸通間，堪稱“襄州李尚書”者，僅李翱一人。此啓謝李荐己“升于桂苑”，“丹墀載筆”，核以庭筠生平，如此榮耀事，只有隨太子游相稱。“畫舸方游”云云，謂資歷尚淺，亦合。……

謂此〈啓〉與薦於太子事有關，是陳氏的特識，後來黃震雲撰〈溫庭筠累年不第偃蹇終生及其原因考述〉一文，²⁴ 也採用了此一意見，卻未提陳氏著作，不知何故？陳說實遠較顧學頡之說更爲切合〈啓〉文。顧氏〈溫庭筠交游考〉云：

此文爲感謝（李）景讓之推荐得官而作，〈啓〉中有……（下引〈啓〉從略）等語，似庭筠曾參景讓幕府，因景讓奏請而得檢校某官，故以此〈啓〉謝之。

但像「紫極牽裾」「丹墀載筆」「升於桂苑」「捧於紫（芝）泥」這類的話語，若非與宮廷有關，而僅屬一般官吏，便覺不倫不類。陳尚君根據這些資料進一步申論云：

莊恪喜宴遊，庭筠陪游詩均寫宴樂。在東宮大約只是陪游文士。但其主觀上，卻另有目的。〈書懷百詠〉自述試京兆前：「經濟懷良畫，行藏識遠

²² 參注1。

²³ 此係節錄，下有餘文。

²⁴ 黃著見《文學評論叢刊》第三十一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

圖。未能鳴楚玉，空欲握隋珠。定爲魚緣木，曾因兔守株。」〈感舊〉則謂：「投足乖蹊徑」後，才「冥心向簡編」，知其確有走東宮捷徑的意圖。這些都是很有見識的話。此〈啓〉既是謝薦於太子事，則所謂「襄州李尚書」，絕不可能是李景讓，因爲李景讓晚至宣宗太宗朝才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史，入爲吏部尚書，根據《新唐書》〈方鎮年表〉，那已是大中七年（853）至十一年（857）的事，²⁵ 在那之前，他還沒有資格被稱爲「襄州李尚書」。因此陳尚君改爲「李翱」。根據史料，李翱於文宗太和九年「七月，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史」（《舊唐書》本傳），陳氏因謂庭筠入東宮陪遊的時間「當始于開成元年」（836），便是爲了撮合此一謝啓與李翱任職的關連之故。不過，這樣一來，〈送渤海王子歸本國〉的詩又難以解釋了。陳氏依夏承燾之說，以渤海王子爲大明俊，歸國在太和六年，亦即溫庭筠未入東宮之前四年。那麼，我們仍然要問：溫庭筠是以什麼身分參與此一外交上的盛事呢？當時他既無功名，則機會何在？誰是奧援？陳氏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我私下猜測：這個被稱爲「襄州李尚書」的是否另有其人呢？他會不會是李逢吉呢？考按唐史，穆宗即位（821）之初，他任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史，次年三月，召爲兵部尚書，正是所謂「襄州李尚書」。到了文宗太和二年（828），他才由襄州刺史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史。五年（831），入爲太子太師。這些都見於《舊唐書》李逢吉本傳，是否他這位「太子太師」推薦溫庭筠入東宮的呢？溫庭筠以舊官銜稱他不知是否另有淵源？例如世人多以舊官銜稱呼自己的老長官，則有待進一步的論證。此一假設的提出，不僅可以合理解答送詩一事，也使得溫庭筠陪侍太子的時間增加到六、七年，似乎較陳尚君的兩年許更能顯示庭筠與太子關係深厚的原因。牟懷川〈溫庭筠生年新證〉說：「庭筠集中有關莊恪太子的詩約三十首」，三十首不是一個小數目，它幾乎是溫詩三百二十三首的十分之一。顧學頤似乎只見到庭筠的〈莊恪太子挽歌詞二首〉，乃云：

據「鄴客瞻秦苑」句，似此時庭筠尚在鄴都，準備赴長安參加進士考試。

僅以普通身份作詩挽弔。恐與莊恪太子並無識面之緣。（〈溫庭筠交游考〉）。

三十首詩只見到二首，竟說庭筠與莊恪太子一面不識，實在是大膽的論證。何況對挽詩的解釋也不無可商之處，所稱「鄴客瞻秦苑」句，不過是用建安諸子爲魏

²⁵ 參顧學頤〈溫庭筠交游考〉一文。並參注13。

太子客事，喻說自己瞻望宮苑，悼念太子。陳尚君因而說：「知其曾與太子游」（參〈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此與其偶句「商公下漢廷」同樣是以舊典爲喻，但取其從遊之事，與「鄴」地無關，猶詩言「商公」，不必斤斤於是否來自商山。顧氏逐字徵實，又乏佐證資料，泥足自陷，不免失以千里。溫庭筠自莊恪太子死後，成爲宦官眼中必欲排除的對象，乃不得不南遁避禍，²⁶ 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花了相當的篇幅，旨在證明庭筠從莊恪太子遊的時間很可能是在太和六年十月莊恪正式冊立爲皇太子之後，附帶提出了若干假設與論辨，與本文多少有些關連，不得不加以釐清。現在回到本題。太和六年，即公元八三二年。依黃震雲之說，那時溫庭筠只有十五歲，《新注》之說，只有十四歲。王達津之說，只有九歲。都是很難令人信從的。

以上事例，崔咸一例的關鍵時間是八三四年（卒年），李遠的是八三一年（進士及第），渤海王子的是八三三年（送詩），莊恪太子的是八三二年（薦於太子）。現在，試將四例的檢驗結果，綜爲一表，揭示於下：

案例 年齡 家別	崔咸	李遠	渤海王子	莊恪太子	備 注
夏承燾	23	20	22	21	溫氏〈送渤海王子歸本國〉詩，夏承燾考定王子爲大明俊，詩作於八三二年，陳尚君從之；本人考定爲大先晟，詩作於八三三年。二說只差一年，此表用本人說。
牟懷川	37	34	36	35	
陳尚君	34	31	33	32	
盛 成	33	30	32	31	
黃震雲	18	15	17	16	
《新注》	17	14	16	15	
王達津	11	8	10	9	

就此表看來，王達津的不必說，即黃震雲與《新注》二家，也嫌年齡偏小。四例與庭筠接觸的人物不同，事件各別，而所涉時間則相當接近。如果只有一

²⁶ 溫庭筠〈洞戶二十二韻〉詩顯露地表明了從遊太子的經歷，篇末說到：「若爲南遁客，猶作臥龍吟。」牟懷川因云：「他不但無力挽回局面，而且幾乎身遭宦官之害，滿懷悲憤，南游避禍了。」見所著〈溫庭筠生年新證〉一文。參注4。

例，或可嘗試別求解釋，但四例如此，則在溫庭筠生年這個標的上，便產生了集焦作用，而形成強烈的指證力量。對年齡偏低的三家之說，是相當不利的。

四、另一方面的質疑

上文四例檢驗結果，認為黃震雲、《新注》、王達津三家之說不能成立。然則，如夏承燾的八一二年，牟懷川的七九八年，陳尚君的八〇一年、盛成的八〇二年是否可以成立呢？何者可以成立呢？這就是我在本節所要質疑的問題。

夏承燾的說法，雖然與牟懷川等差距十年以上，但就上述四例驗之，應該與牟懷川等的說法一樣，都沒有年齡不足的問題。盛成之說，與陳尚君說只差一年，而未陳理據，因即以陳說代表。牟、陳二家皆以夏承燾所定八一二年為爭議對象，對於若干主要資料如庭筠〈感舊陳情五十韻〉、〈書懷百韻〉等詩有更深細的解析。不過也呈現另一方面的問題。譬如溫庭筠為其表親所答事件，即是一例。夏承燾將該事繫於文宗開成五年（840），時溫庭筠二十九歲。顧學頤繫於太和九年（835），時庭筠二十四歲（他以為溫生於八一二年，同夏氏），他說：「溫庭筠二十四歲。客游江淮間，約在此前後數年內，酌書于此。」（見〈溫庭筠行實考略〉），可見尚未十分肯定。牟懷川則以為此事發生在開成四年五月之前，²⁷ 約在八三七至八三八年這段時間內。依其說推算，庭筠時年四十至四十一歲。但唐人（佚名）所撰《玉泉子》記載此事云（見夏承燾〈溫飛卿繫年〉）：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游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為狎邪所費。勗大怒，笞而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顥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為。移時，溫氏方曰：「吾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兩次說到「庭筠少年」「吾弟年少」。五代荆南孫光憲《北夢瑣言》四亦謂庭筠「少曾於江淮為親表檟楚」；《桐薪》（不知撰人）亦謂「溫岐少曾于江淮為親

²⁷ 見所著〈溫庭筠生年新證〉，參注4。

表檳楚」。(引自牟懷川〈關於溫庭筠生年的若干考證和說明〉)三種資料都說他當時「少年」「年少」「少」，四十一歲固然不能稱為年少，二十九歲也不是少年。這個問題黃震雲曾以之質詢牟懷川，並詢及他何以略去「少年」「年少」等文字不錄。牟懷川不能不撰文回應，說他是故意省略，以避免作過多的說明。²⁸這樣的理由是很牽強的，這樣的態度也是很可商榷的。事實上他並不能一手遮盡天下人耳目，還是得加以說明。他說因為有些資料如《北夢瑣言》謂：「吳興沈徽云：（溫舅）曾于江淮為親表檳楚，由是改名焉。」《唐詩紀事》（宋·計有功）亦言：「曾于江淮為親表辱之」，皆不曾言「年少」，他說：「唐宋筆記材料經常互相齟齬，甄別其真偽而決定棄取，正是文史研究中“考證”之存在價值。」但他並沒有舉出任何「甄別」的理據，即排除那些不利於他的資料，這就是他所強調的「考證」嗎？何況《北夢瑣言》四仍有「少」字，他何以一採一棄？同屬一書而取捨不一，理由何在呢？就斟酌上說，脫字現象，出於寫作或刊鈔時的疏忽，例多有之；省略情形，則出於作者或徵引者的輕重考量，亦非罕見，二者均可理解。只須文通字順，前後合轍，以通例說之，不煩舉證，讀者多能接受。但衍字的問題，則定須交代原因。如本無「少年」等字，何以忽然多了出來？何以《玉泉子》等三書四處皆有這種字樣？是展轉相抄的嗎？是覺得受笞之事不當施之於成年的表親而加此字樣嗎？即使瞎掰也得湊出個理由來，絕不是可以隨意置之不顧的。

黃震雲〈溫庭筠累年不第偃蹇終生及其原因考述〉一文以為庭筠第一次遊江淮是在太和五年（831），也就是那一年受笞。他主張溫的生年在八一七年，則受笞之年為十五歲。根據《玉泉子》的說法，庭筠受笞的原因是把姚勗送給他的錢財浪費在妓女身上。他當時詞賦已有盛名，且「將從鄉里舉」，則十五歲的年齡，似乎又嫌太小。然黃氏從考證姚勗行止入手，則是新開一徑，值得注意。

沒有看到陳尚君有文論及這件事，他只說：「咸通初，自襄州南下，嘗客居江陵。」「咸通初年，庭筠由江陵下淮南。」見所撰〈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一文。陳氏以為溫庭筠離開襄州在咸通二年，見該文注二。則自江陵下淮南當更在其後。按懿宗咸通二年，是公元八六一年，照陳氏所擬庭筠生年推算，他已經六十一歲了。過了花甲之齡，自不得稱為「少年」，也不當受表親當眾笞撻之刑，那樣，與《玉泉子》所描述的情境根本搭不上調。不過，庭筠遊江淮不止一次，

²⁸ 見所撰〈關於溫庭筠生年的若干考證和說明〉，《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2。

陳氏嘗從顧學頡〈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之說，以爲溫「幼時已隨家客遊江淮」，不知他預備將溫之受笞放在那一年？盛成則根本未及此事，無從談起。

在這個問題上，「年少」是一個關鍵詞，「受笞」是一件關鍵事，二者皆爲檢驗的標準，不可偏廢。「年少」或「少年」或「少」，在這裡大概都是泛指「年輕」的意思。尤其出自庭筠姐姐的口中。二十歲或二十幾歲的成年人說他「年少」，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夏承燾的二十九歲是否可以勉強過關呢？這樣的年紀還受表親槓楚，總是不大尋常的事；牟懷川的四十歲或四十一歲則絕對無法過關；在這個問題上，「盛名」「鄉里舉」，也都是值得注意的條件，因此，黃震雲的十五歲雖然合乎「年少」的標準，卻令人懷疑是否能具備詞賦盛名及鄉里薦舉的條件。

在這個問題上，還必須考慮與上述四例的經歷配合與品格差距的問題，就時間上說，上述四例發生在前，那時他曾經友高朋交貴友；曾經從太子遊，升於桂苑，載筆丹墀；曾經參與歡送渤海王子的外交盛事，賦詩相贈。怎麼竟忽然變成了他表親姚勗心目中的一個不成材的敗家子呢？怎麼會淪落到這般不堪的地步呢？從八三二年到八三八年，他入東宮從遊於太子。八三七年他賦詩贈渤海國王子，在這段時間中，他與剛中進士（831）的李遠是老朋友了，他也是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崔咸揮塵清談時的座上客了。黃震雲說：「隨太子游時，他曾在京洛間往來，認識了裴度、劉禹錫等著名詩人政治家。」（前揭文）然則，何以會在八三五年（顧學頡）或八三七至八三八年之間（牟懷川）竟淪落到江淮被姚勗痛笞一頓呢？那時候他不是太子身邊嗎？難道太子暴卒（838）之前他已經離開了東宮嗎？不然定是顧、牟之說出了問題。他的努力上進是可以看得到的，他的文名是實力掙來的。經過上述的經歷，塑造出來的應該不會是輕薄少年的形象。那麼，到八四〇年，他二十九歲的時候，還會受到姚勗的笞撻嗎？看來夏承燾的說法也值得懷疑。我以爲，如果《玉泉子》所說是真，庭筠受笞，或是這段經歷之前的事。溫氏遊江淮的時間或者是尋覓此一答案之鑰。

五、結語

探究生（卒）年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時間的點，而是涉及生命的全面。理論上說，正確的答案是經得起以一生的事迹來檢驗的。有如拼圖，原模完整，遊戲

張以仁

者面對的卻是凌亂的碎片，一塊誤置，便全盤走樣。對於溫庭筠的生年，歷來異說紛紜，莫衷一是。只是新證難覓，近年學者，猶喜就溫詩蒐羅事證，編織新說。然溫詩多用事典，措語隱約，意旨深微，推敲不易。或遇歧義，解者不免自是非人，馴至各說各話，勉強彌縫湊合。便如著力修牆，東牆補而西牆倒。徒勞而無功，何如廣徵博驗，以祛粗率？何如嘗試重建確鑿據點，積磚瓦之功以成大廈？則本文雖然僅作消極檢視，突顯配套之重要性，而桃津漁誌，是否也能對選勝尋幽者有所助力呢？

吾師 王叔岷先生年登九秩大壽，余追隨左右，迄今五十年，可謂難得也已。敬以此文，以祝椿齡，以祈遐福！

張以仁謹記于台北，時年七十有四

（本文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新唐書》，（宋）歐陽修。《二十五史》，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臺三版。
《舊唐書》，（後晉）劉昫。《二十五史》，台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臺三版。
《溫飛卿詩集箋注》，（清）曾益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北夢瑣言》，（荆南）孫光憲。《叢書集成》本。

二、近人論著

王達津

- 1982 〈溫庭筠生平的若干問題〉，《南開學報》1982.2。

牟懷川

- 1984 〈溫庭筠生年新證〉，《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4.1。

- 1985 〈關於溫庭筠生年的若干考證和說明〉，《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5.2。

李冰若

- 1974 《花間集評注》，《宋紹興本花間集附校注》，台北：鼎文書局。

李誼

- 1986 《韋莊集校注》，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沈祥源、傅生文

- 1987 《花間集新注》，江西省：江西人民出版社。

林邦鈞

- 1981 〈論溫庭筠和他的詩〉，《文學遺產》第四期。

林玫儀

- 1996 《詞學論著總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施蟄存

- 1978 〈讀溫飛卿詞札記〉，《中華文史論叢》第八輯。

夏承燾

- 1955 〈溫飛卿繫年〉，收入《唐宋词人年譜》，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張爾田

- 1966 《玉谿生年譜會箋》，台北：臺灣中華書局。

張以仁

盛成

- 1958 〈溫庭筠〉，《中國文學史論集》，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陳尚君

- 1982 〈也談溫庭筠生平之若干問題〉，《南開學報》1982.6。
1997 〈溫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文吉

- 1993 《詞學研究總目》，台北：文津出版社。

黃震雲

- 1982 〈溫庭筠籍貫及生卒年〉，《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3。
1989 〈溫庭筠累年不第偃蹇終生及其原因考述〉，《文學評論叢刊》第三十一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顧學頤

- 1947 〈新舊唐書溫庭筠傳訂補〉，《國文月刊》62 (1947.12.10)。
1982 〈溫庭筠交游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5。
1983 〈溫庭筠行實考略〉，《唐代文學論叢》第四輯，陝西省：陝西人民出版社。

Examining Wen Tingyun's Birth Year on Evidence of Several Events

Yi-jen Ch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Wen Tingyun's associations with Cui Xian, Li Yuan, Prince of the Bo Hai Kingdom and the crown Prince Zhuang Ke, and being caned by his relative in his youth, the article examines different versions of Wen Tingyun's birth year, which the author believes to be flawed and thus cannot be established.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provide a new direction of passive investigation to clarify the confusion of the old versions.

Keywords: Wen Tingyun, Cui Xian, Li Yuan, Prince of the Bo Hai Kingdom, the crown Prince Zhuang Ke, Yao Xu